翠袖乾坤

連盈慧

凶即是「銫」，「銫」不是空！

大阪朋友夫婦來港，為盡地主之誼，首先想到請他們夫婦吃「日本料理」，也不過一為神功，二為弟子，憑他們多吃日本菜的經驗，點些我們平日不常注意的日本菜，怎知道夫婦倆同聲道謝，都說心領，還是建議選擇廣東菜館，理由是到了香港，想吃點地道的東西，日本菜可免則免。

路過壽司店前，看到門前長龍，他們都不由驚嘆港人精神「大無畏」，說上次日本東部地震不久後，他們來過香港，那時壽司店門堪羅雀，人影都不多見，這下子生意，連蝕去的老本都賺回來了，我們說地震事隔多月，應該沒事了，他們說日本人珍惜生命，至今仍有餘悸，就算是從東京遷居到大阪的朋友，同樣吃得謹慎，反而帶旺那邊唐人街生意，日本人過去不屑光顧的中式餐館，也多了日本常客，雜貨店來自中國的副食品都大受歡迎。

香港人為了吃喝玩樂，就是那麼天不怕地不怕，不是善忘，故意失憶而已；倒不是真的不怕，而是「怕不了」的心理作怪，一句話足以形容：不見棺材不流淚。一旦事情發生，還是怕到不得了。

香港旅行社的東京團又蓬勃起來了，輻射早已拋諸腦後。

真的安全嗎？我們從大阪來的朋友，就說仍然沒有信心。輻射畢竟不同疫症，過些日子就消失，前幾天日本、美國和挪威的科學家，就聯合發表過調查報告，說地震過後洩漏的銫－137，已分佈污染到日本各大小城市，其中以東部及東北部地區受害至深，西部亦難倖免，福島周邊甚至超標三倍，輻射量最高的，還是今日香港人的旅遊熱點城市——東京。

銫－137可不是什麼容易消滅的細菌，這種放射性銀色軟金屬，如果透過進食及呼吸，或一旦沉降到地面照射，輕則令人嘔吐及毛髮脫落，重則甚至危及生命，總之會持久影響身體健康，而且半衰期長逾三十年。三十年，關乎到禍延後代，怎可掉以輕心？

海闊天空

蘇狄嘉

淨心定性觀苔

前輩四十年前曾赴京都大學做研究工作一年，故對京都的人、景和物都有深厚感情與印記回憶，在規劃行程時，她特別推薦了三個各具特色的景點——苔寺、圓光寺、無鄰庵。

我雖然常吹噓是關西常客，一年最少春秋二祭、兩訪京都賞櫻觀楓，但對這三個景點竟一無所知，唯有急忙上網查考，補習功課。

苔寺又名西芳寺，早在聖德太子時期就開山，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並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苔寺最有名的就是苔，佈滿整個池泉庭園，盈綠絨毯，景致相當獨特。這兒的苔有一百二十種之多，石縫水邊、樹木根處，無一不是苔，隨着光線角度的不同，展現出層層微變的綠色，相當奇妙。造訪時已踏入秋季，寺內的苔除了綠，還滲入了黃，煞是好看，遺憾楓葉未紅，否則綠、黃、紅三色交集，更是壯觀。還是前輩說得對，留一點遺憾，多一個再訪機緣。

要到苔寺參觀，必須先提出申請，連同回郵明信片或信封郵寄給寺方，寺方再寄回核准的明信片，當初為了這個手續還真費了一點心力，頻撲買信封、明信片、郵票，又怕郵件有誤，還親身到郵局寄了個掛號郵件，計算日期後，還查核了對方確實收到申請，直到核准的拜觀證收到手上，才放下心頭大石。

參觀當天，為怕路不好找，包了一輛計程車由住宿酒店直抵苔寺，比預約時間還早到了三十分鐘！繳交了每人三千日圓的參觀料金後，隨參觀細要還獲分發一份般若心經臨摹紙，這是參觀苔寺前的指定活動，親手抄寫心經一篇，方可踏入寺內參拜觀苔！

跪坐在日式小几前，磨墨抄寫心經，僧侶則在一旁頌經，讓人淨心定性，經過如此認真虔敬的禮式，看到的又豈祇是苔！

琴台客聚

韋基舜

一命嗚呼

白秀英與雷橫母親，兩個婦人，一個恃勢，一個愛子心切，吵鬧起來。

俗語所謂「相鬧唔好口，相打唔好手」，二人初則口角，繼而動武。白秀英年輕力壯，雷母年紀老邁，那白秀英搶向前，只一掌，把雷母打個踉蹌失去平衡，雷母卻待掙扎，白秀英再搶前幾步，左右開弓，打了雷母好幾巴掌，雷母無招架之力，任由掌摑。

此時，被白秀英命衙差絣扒在街上的「插翅虎」雷橫，早已啣憤在心，看見母親被打，頓時怒火衝天，由於已鬆了繩綁，隨即扯起十幾斤重的木枷，朝白秀英的天靈蓋劈下去，頓時劈開天靈蓋，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恃勢凌人的白秀英當場一命嗚呼。

打打鬧鬧，衙差還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如今鬧出人命，正是「人命關天」，雷橫雖然是都頭，但小小的衙差不敢徇私，只有把雷橫帶返衙門，報告知縣。

知縣聞報，隨即着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廂官，拘喚里正鄰佑人等，到命案現場驗屍，都押回衙門。

雷橫響噹噹好漢，一人做事一人當，對打死白秀英一事直認不諱。知縣遂先行把雷橫上了枷，囚押入牢，雷母則回家聽候消息。

當值監牢正是「美髯公」朱仝，朱仝與雷橫「同撈同煲」，當日朱仝奉命與雷橫往宋家莊搜捕宋押司，朱仝徇私放過黑三郎，雷橫隻眼開隻眼閉，放宋江一條生路，可見一斑。

今番雷橫入牢，無奈人命關天，且死者乃知縣之姘頭，朱仝亦無可奈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命獄卒打掃一間淨房，安頓雷都頭。

未幾，雷母前來送飯，見着朱仝，請朱仝念在與雷橫之交情，多予照顧，朱仝自是應承，請雷母放心。

何解雷母往牢中送飯？無他，舐犢情深，恐雷橫入牢沒有飲食，由此亦可見宋代監牢之黑暗，不把囚犯當作人。

朱仝想不出替雷橫洗脫打死人的罪名，也曾托人向知縣求情，知縣雖然十分欣賞朱仝那「五柳長鬚」的長相，對朱節級甚有好感，可是，死者是自己的相好，縱有朱仝出面求情，也不賣以人情。

雷橫在鄆城縣囚牢六十天限滿，須斷結解以濟州判刑，主案押司拿了文卷先行。隨後，朱仝帶了十幾個獄卒，解送雷橫前往濟州。

本來，解送一個囚犯，只派三五個獄卒便行，何以朱仝今次帶了十幾個獄卒同行，此乃提防途中有人要加害雷橫，遂多帶人手，以防萬一。

朱仝一眾行了約十里路，見有一酒店，朱仝乃叫各人入內喫酒，稍作休息。朱節級安排眾獄卒在店中休息喫酒，自己藉口帶雷橫往解手，二人行到店後僻靜處，替雷橫開了枷，指出知縣要替姘頭報仇，雷橫上到濟州，必死無疑，乃着雷橫速速回家帶了母親逃命。

雷橫唯恐這麼一走，拖累朱仝。朱仝表示，走了犯不是死罪，自己無家小後顧之憂，大不了用身家賠償，知縣貪財且對自己有好感，應可無事。

雷橫聽罷，拜謝朱仝，連忙奔回家，收拾細軟及早前宋江相贈的一大包金銀，帶着老母，星夜投奔梁山泊入夥。

（細說水滸．二六五）

百家廊

陳曉鳳

留守中國

留守，意味着親人遠去後的孤獨、寂寞，無盡的等待。當億萬中國農民湧到城市，為鄉村剩下無數的留守家庭時，北京也出現了愈來愈多的城市留守老人。

頭幾年每天下午一定的時間，小區裡總見一位風燭殘年的老太太踽踽獨行。老人的老伴過世，事業有成的兒女都去了美國定居，只剩她一人在北京的家中。老人是離休幹部，有不菲的退休金，住着一套三居室的大房子，可家裡永遠冷冷清清。老人不願意用保姆，除了自己料理極簡單的家務，唯一的活動就是每天獨自一人的散步。年復一年，永遠的獨行。有一天，老人沒有出現，不久就傳來她去世的消息。兒女從國外飛回來處理了房子。認識的另一位老人，也是20年前就把子女全送出國留學移民。晚年他孤身一人住在單位宿舍。生活不能自理後，老人天天坐在輪椅上被保姆推出來溜彎曬太陽；再後來，就悄無聲地去世了，年已花甲的兒女匆匆從國外趕回來賣掉了房子。

隨着一波波的留學潮，北京留守父母的年齡跨度也愈來愈大，從四五十歲直到八九十歲的都有。小留學生的父母，可能從30多歲就開始留守了。

我的表姐最近又去了加拿大探親，她唯一的女兒移民去了加拿大。表姐與表姐夫都出身貧苦，靠拚搏上了北京大學，大學畢業幾十年後雙雙事業有成。但他們最得意的是有個品學兼優、聰明漂亮的女兒。兩口子對女兒傾注了全部的愛。為了讓女兒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傾其所有積蓄送她去美國留學。畢業後趕上911，女兒只好與女婿雙雙去了加拿大工作，後來成為跨國公司高級研發人員，還給表姐生了健康漂亮的外孫女。

女兒如此出色，令表姐夫妻很是得意，可代價是，他們得忍受與女兒一家長年遠隔重洋。表姐夫妻二人在北京有事業、房子、退休金、親朋好友，不願去國外定居，女兒一年最多帶着外孫女回來一次，表姐跑得動時也最多一年去一次國外探親；短暫的團聚之後，就是漫長的分離與等待。為了女兒一家的幸福，老兩口願意犧牲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誰都知道「兒行千里母擔憂，母行千進而兒不愁」的道理。年輕人有權利擁有屬於自己的生活。

我想，與中國鄉村貧苦的留守老人相比，表姐要幸運得多，她能在舒適的家中用電腦視屏與女兒互訴相思之情，也沒有經濟上的困頓；但那種對遙遠距離的深深無奈，那種留守人的身份，卻是完全一樣的。

有時我想，難道很多中國精英們傾一生心血，就為了給發達國家培養一位優秀的移民？就為了換得對兒女的無盡思念？換得親朋好友對兒女移民國外的羨慕？10年前，我會覺得這麼做沒有任何不妥，認為父母就是要讓孩子飛得愈高愈好，可現在，我卻覺得有點兒不值。

如果我的孩子在國內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我不會動員孩子為移民而留學深造，我寧願讓兒女在中國有個小營生，能知足長樂地生活在身邊。雖然中國農村已被追政績的官員毀得滿目瘡痍，但很多城市尤其北京卻還遠非「不宜生存」吧！無數沒錢送子出國的北京百姓，他們生活在胡同、經適小區中，老爺們喝着二鍋頭打着小牌，老娘們或織着毛衣東家長李家短，結幫到處去淘便宜貨，週末給回家吃飯的兒女包餃子，人家的幸福感照樣挺強。有人反駁說，那是因為你沒錢，吃不着葡萄！

當然，各有各人的活法。當代北京有錢有權人家的價值觀，是一定要送兒女去發達國家受最精英的教育。而窮人，也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果說送子留學移民是「甜葡萄」，那麼吃得着的，多數是官員、知識分子、民私企業家等中產階層，調查顯示，越是文化程度較高的家庭，送子出國的願望越強烈，他們的兒女也最容易靠留學移民。除了財力之外，精英階層的後代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資源，最易考到雅思、托福的高分，取得留學的資格，出國後也能得到父母更多的支持。

■無盡的留守，是無數中國留學生父母的必然命運。 網上圖片

然而，除了少數家產極豐者，一個北京普通家庭供子女留學，一般都會花光所有的積蓄，而海歸在北京人才市場上的行情卻愈來愈低。無論本科還是研究生，海歸的薪水已與國內大學畢業生相當。投入產出比之間的巨大差距，是更多人選擇留在國外的重要原因。有位小公司老闆花了200多萬元人民幣送兒子去加拿大留學，專業是精算師，當初是聽說這個行業年薪100多萬元才去的。可兒子留學回到北京，年薪幾萬元工作都難找，只好重回加拿大找工作，薪水雖達不到理想卻比北京要高得多。兒子去了國外，又剩下家裡老兩口，那位母親已在考慮，是否跟着兒子去國外定居？

有時，送子出國是為自己移民做準備，最近一位女友也正要送女兒去美國讀書，問其為何選擇美國，答：為我全家未來移民去那兒做準備，讓孩子先去打「前站」。如果以後國內環境愈來愈差，就全家移民去美國。有調查顯示，北京富人中，近一半左右都有移民打算。財產安全、環境質量、社會福利是最主要的考慮因素。如果因為各種因素不能順利全家移民，就會剩下一對老人長期留守在中國。

有不少留學生的父母跟着子女去了國外定居，但跟着移民的父母們雖享受了發達國家的福利，卻並不是都就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一位童年的朋友，放棄國內生意移民澳洲，每天的活兒就是給女兒一家做飯打掃衛生，不會英語的她在國外很少有發展機會。不久前碰上個從加拿大回國探親的女士，她一直在國外幫子女照顧第三代。可從發達國家歸來的她，卻是一身舊衣舊衫，一臉疲憊與憔悴。她說在國外只是兒女不花錢的保姆，沒有任何有質量的社交生活。用一句時尚的話來說，完全喪失了自我。她說，真不如留在國內更好。儘管孤單些，但北京有熟悉的環境，有朋友圈。怕「水土不服」，是很多留學生父母不願隨子女出國的重要原因。短期去探親或幫助子女可以，真移民了如果融不到國外的社會中去，就會更孤獨寂寞。

送兒出國留學，是很多獨子一代父母的人生最大投資。多數人不考慮回報，不考慮孩子一出國門就可能再不回頭，更不去想自己淒涼的晚年；他們首先考慮的，就是子女的前途，是孫輩的利益。北京已有中國最好的城市環境，可在北京的父母們看來，只有擁有了發達國家的綠卡或成為發達國家的公民，子女的人生才算是真正進了「保險箱」。完成了一生的任務，剩下的歲月就能隨便打發了。

「父母在，不遠遊」，早已成為古老的傳說。無盡的留守，是無數中國留學生父母的必然命運。

杜亦有道

阿杜

國際啦啦隊賽

每年春節花車大遊行，最吸引人的不是各出奇景的花車，而是貿發局邀請來巡遊表演的各國啦啦隊代表，清一色是青春少女或健碩男兒，歌舞跳躍翻騰，各有隊形花式配合音樂鼓聲，熱鬧非凡帶動出健康興奮的節日氣氛，多年來許多人都問：「香港幾時有自己城市的啦啦隊呢？」

原來已有了多時啦，二〇〇一年開始，中國體操隊揚威世界的年代，冠軍名將李寧有感於我國各體育代表隊正缺了多數大國體育隊皆有的啦啦隊來打氣助威，為什麼中國缺少了這樣的組織呢？

與李寧同屆的香港體操健將殷浩然和陳永康，便在李寧投資服裝賺了錢之支持下，二〇〇五年正式組成了「香港國際啦啦隊」，成員精選自各大小院校，有理工、港大、中大、演藝、體藝中學、教育學院、浸大等等計四十餘校，自二〇〇五至〇九年每年出席在日本、芬蘭等地舉行的世界啦啦隊錦標賽，上一屆在德國比賽香港隊更得了個第二名優異。

啦啦隊以青春躍動為主，活潑健康而不需性感，體育精神重於表現身材，因此啦啦隊也像奧運一樣有國際賽，此兩年一度之國際大型賽事，今年輪到香港作主辦地，時間為本月廿六及廿七日兩天在紅磡體育館舉行，屆時世界精英雲集，香港隊創會會長殷浩然透露，屆時有二十個國家七十多隊各國精英代表來港比賽，東道主香港隊更大展所長，在多國國際電視之直接轉播下展示香港美好的一面，帶給我們一次歡樂的慶典，和替香港旅遊作一次超級宣傳。

隨想國

興國

看表演

看到友人傳過來的電郵，說下個月的三號，「無極樂團」聯同六位中外演奏家、兩位電腦音樂作曲家，以及日本草月流花道名師，在葵青劇院用琵琶、笛子、大提琴、二胡、古箏和簫，表演一場撩撥心弦的心靈樂章。

結合花道、電腦音樂、中樂器和大提琴，在舞台上即興演出，那是一種怎樣的變化？在光影流轉中，那是怎樣的一種景隨心轉的心靈撥動？這樣的表演，想想也覺得那視聽效果何等動人吧？

小時候就喜歡看表演，從母親帶我去看粵劇演出開始，就對粵劇埋下喜愛的種子。讀大學時，跟隨教戲曲的中文系教授去看京劇表演，從此愛上了看花臉和老生的唱腔。

當文化演出逐漸走進生活時，雲門舞集的演出，總能夠讓心靈撼動。郎朗的鋼琴演奏會，更會隨着他的表情動作而心情波動。每次看音樂演出，總愛盯着指揮看，隨着指揮棒的揮舞，以及指揮的動作，而思潮起伏。

看舞台劇是看劇情和表情，看音樂表演看的卻是指揮和演奏家的動作。常常看完音樂表演後，會去買一張在現場受感動的唱片，但打開唱機時，沒有了現場的表演，有時發現就沒有感動的情緒。

這和看電影一樣，在那樣的畫面和氛圍下，一首樂曲隨之而起，會被感動，但單獨聽時，感動不知為何就是起不來。

「無極樂團」的現場表演，我看過和聽過唱片，那流動的中樂器樂音，都能讓我感動。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她的粉紅絲帶……

七十五歲病逝不算很早，但比起她的婆婆雅詩．蘭黛活到九十六歲，多少令人嘆惜。

伊芙琳．蘭黛(Evelyn Lauder)是美容王國雅詩蘭黛的高級副總裁和家族成員，但最值得人們認識的是，她發起了「乳腺癌防治運動」，並創立了乳腺癌研究基金會。

十九年來，她身體力行地為這項慈善事業注入心血和活力，透過小小的粉紅絲帶，喚醒全球關注乳房健康，並通過基金會的撥款，資助了不少乳腺癌患者和贊助數以百計的科學家從事相關研究，令她的生命超出美麗事業本身而受人尊敬。

我零四年底在上海期間曾跟她有過兩次近距離接觸，一次是在四季酒店訪問她，再是跟幾位傳媒人和她共進晚餐。當時，她是為其個人攝影作品在北京紅門畫廊舉行公益展而來。

那是她第二次踏足中國，跟二十年前那次的觀感完全不同。她說，在北京，街道很寬，路卻很冷清，比較起來，她喜歡上海，有人氣，像她居住的紐約，尤其是上海的弄堂。

原來作為攝影家，她習慣觀察，早上從酒店窗口向下望，發現陽光照耀下的弄堂別具風情，參差不齊的屋頂在淡淡的霧水中，充滿朦朧美感……

記得那次，因為之前忙於展覽，很疲倦，本來只打算會面十五分鐘，但我跟她說起半世紀前的一段香水故事，她的精神立即抖擻起來，就談了一個多小時。原來她兼任集團香水部國際主管，親手調校過多款香水。

她曾經患乳腺癌，體驗過其中的痛苦，病癒之後，就跟當時的女性雜誌《Self》主編Alexandra Penney共同發起粉紅絲帶運動，一九九二年十月是美國國家乳腺癌防治月中，率先在全美雅詩蘭黛專櫃分發成千上萬條粉紅絲帶和乳腺癌自我檢查卡，自此成為一年一度的公益活動。

她尤愛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那次作品展也以水為主題。

她像水，待人很柔情，也像火，對事業充滿熱情；在維也納出生的她經歷過戰亂，童年體驗過跟母親分離的痛苦，相信愛的力量。如今走了，留下了那一條條滿載愛意的粉紅絲帶……